

郑逸梅著

國
民
華
記
概
觀

责任编辑：刘华庭
封面设计：柯国富
封面绘画：郑有慧

民国笔记概观

郑逸梅著 郑汝德整理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3.5 字数 63 千字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569-353-6/K·80

定价： 2.95元

幽夢新影

鄭逸梅撰



壯士跨馬逸士騎驢

柳宜鶯鳥宜蟬宜煙宜霧宜細雨

宜斜陽宜曉風宜殘月宜長堤

宜古道宜紅樓宜小榭宜繫繫青

驄宜維畫舫

心中無一事繫系然後讀書得

其奧飲酒得其趣睡眠得其適

前 言

我从1913年开始写稿,时年18岁。初载《民权报》,既而遍及《申报》、《新闻报》、《时报》兼及各杂志,大都为小品文。此后致力于掌故笔记,直至于今,垂垂近八十春秋了。经过浩劫,备受折磨,一自重见光明,又复鼓其余勇,所撰约数百万言,刊单行本20种以上。日事操觚,寒暑不辍。或系用脑过度,今夏突患小中风,幸医疗及时,得以告痊,奈体力大不如前,有甚矣我衰之慨。且双目昏花,右腕关节炎延及全臂,这一下,在写作上给了我一个大阻力,势必告别文坛,搁笔休养。可是写稿已成习惯,舍此无以自遣。因思积稿散在各刊物,有未及结集的,等待整理的,《民国笔记概观》即其中之一也。此稿登载上海书店出版之《古旧书讯》,积数年,凡数十篇,爰商诸上海书店,汇刊成一小册,蒙不弃葑菲,允为付梓。此类笔记,悉经寓目,具掌故性可读性,度藏有年,惜经“文革”,付诸一炬,不得已凭回忆所及,摭谈一下,有记忆不得的,乃向各友及图书馆商借,以求之不易,摘其精华,录其珍秘以饷读者,该书之能问世,固一大好因缘,不仅我个人之幸运而已。

1990年7月郑逸梅识于纸帐铜瓶室

目 次

前 言	1
徐仲可的《康居笔记汇函》、《天苏阁丛刊》	1
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5
宁调元的《太一丛话》	6
胡石予的《画梅赘话》	7
汪旭初的《寄庵随笔》	8
罗瘿公的《鞠部丛谈》	12
冯君木的《夫须阁随笔》	14
杨南村的《抒怀斋赘谈》《呵冻小记》	15
张冥飞的《无所不谈》	16
向恺然的《变色谈》	17
李怀霜的《装愁庵随笔》	18
张海沅的《曼陀罗轩闲话》	19
王伯恭的《蜷庐随笔》	20
董玉书的《芜城怀旧录》	22
江庸的《趋庭随笔》	24
陈小蝶的《画苑近闻》《消夏杂录》和《湖 上散记》	28
徐沅秋的《卓观斋脞录》	31

朱鹭雏的《红蚕茧集》	84
倪皋封的《南国相思录》	35
叶楚伦的几种札记	37
袁寒云的《辛丙秘苑》《三十年闻见行录》和 《洹上私乘》	39
程善之的《倦云忆语》和《骈枝余话》	44
范烟桥的《茶烟歇》和《烟丝》	45
郑逸梅的几种笔记	48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	59
邓文如的《骨董琐记》	61
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	63
白文贵的《蕉窗话扇》	66
徐枕亚的《哑哑录》《懵腾室丛拾》《辟支琐记》 《古艳集》《酒话》和《花花絮絮录》	69
章作霖的《墨缘忆语》	73
叶遐庵的《谈艺录》	76
陈瀚一的《新语林》和《睇向斋秘录》	79
柳亚子的《南社纪略》《怀旧录》	85
徐一士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	87
王西神的《云外朱楼集》	89
程演生的《圆明园考》	91
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	92
吕贞白的《蕙膏道听录》	93
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	94
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	95

德齡的《御苑兰馨记》.....	96
威飯牛的《牧牛庵笔记》.....	97
易宗夔的《新世说》.....	98
庞独笑の《红脂识小录》.....	99
许指严的《南巡秘记》.....	100
周瘦鹃的《香艳丛话》.....	101
李孟符的《春冰室野乘》.....	102
刘体智的《异辞录》.....	105

徐仲可的《康居笔记汇函》

《天苏阁丛刊》

我喜阅小说，更喜阅各种笔记，笔记充溢着史料，有参考价值，胜于虚构和夸张的小说。曩时坊间曾汇刊了大宗笔记，如《说库》、《笔记小说大观》等，数量是很可观的。但所收截止于清代末季，民国的付诸阙如。实则民国以来，也有很多值得汇集的作品，不容一笔抹煞。

《康居笔记汇函》，杭县徐珂著。珂字仲可，南社诗人。生平著述等身，《清稗类钞》即出其手，凡四十六卷。这《康居笔记汇函》，那是他晚年卜居沪西康家桥所作，由他的哲嗣新六为之编纂。有一跋语，略云：“先君晚年，勤于著述，尝以平日之见闻，大之典章文物；小之闾巷琐闻，凡有足记者，辄笔之于书。心忤于政治风俗之变，靡所底止，乃以婉言刺讽之，刺讽之不足，则发为愤世嫉俗之言，先君盖古之伤心人也。”且印这书，在民国二十年，既成，交装订所，而“一二八”之役，装订所在闸北，毁于炮火，印成之书，俱成灰烬。幸有副本，重为排印。仲可早卒，没有看到这书了。这书共收十一种，如《范园客话》、《呻余放言》、《松荫暇笔》、《仲可笔记》、《天苏阁笔

谈》、《云尔编》、《闻见日钞》、《梦湘呓语》、《知足语》、《梅西目录》、《雪窗闲笔》，铅印，线装两厚册。仲可居住上海日多，颇多上海掌故。当时投赠亲友，所印不多，今已不易寓目了。

徐仲可著述等身，即笔记也有好多种。顷检到仲可的《天苏阁丛刊》第2集，其中收入《可言》十四卷。所知所闻，随笔录存，颇饶掌故，惜没有刊成单本，以饷读者，未免引为遗憾。兹摭采一部分，俾读者管窥一豹吧！

徐家汇，肆铺栉比，重楼巍然，已成尘嚣万丈的闹市。仲可所述当年的景迹，确有足以耐人留恋的，如云：“清光绪甲辰季夏，游徐家汇，就饭村肆，解衣磅礴，憩于藤椅，时方亭午，静坐当风，烦襟尽涤，默思租界，正当锣鼓声沸，鱼龙曼衍也，乐何在耶？饭毕，游李公祠（李鸿章祠），便至村肆品茗，与田夫野老相问答。地临河，微风习习，披襟当之，至适。旋至卢家湾，就茗肆小坐，座无一俗人。归途，夕阳在山，循树荫而行，觉此游之乐，未易得也”。我撰《袁寒云的一生》，叙及寒云之父袁世凯，《可言》却有一则，谈袁氏的家私，足补我文的缺漏，文曰：“袁项城之富，固号称数千万者。其二公子寒云尝辩之（见《晶报》，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曰：‘宣统初，先公养病溷上，预书处分家产之遗嘱，遗嘱今在予篋，当时计之，动产与不动产，吾兄弟所获，人可得四十万左右，综计之六百万有奇，皆在北洋大臣任时所兼督办铁路、邮

传招商等公差应分之红利。先公殂，检遗产，仅四百余万，管理吾家财政之袁乃宽云：用之筹备洪宪大典也，于是人仅各得十万有奇。今岁，七妹于归荫午楼之子，吾大兄克定，令吾嫂南来置奁物，费万金，实变产所得，以七妹为无母之女，抚养于先嫡母，大兄厚待之，乃有此盛奁，奁赠万金，在寒家已穷奢极侈矣。”又：“平江朱竹石(之榛)以道员需次吴门，督全省牙厘者数十年，曾权江苏臬台十次，当第五次时，人谓之曰：‘忤逆不道’，盖忤与五同音，逆与臬同音也。”又：“胡君复仇俚素笃，夫人岳曼如，通文史，闺房静好，夫妇也而若师友，癸丑七月，曼如以瘵卒，君复哭之恸，临殓以己之泰西像片置其中，表示同穴之意。”又：“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申报》登银行五千元正面支票照片，并标题‘邵瑞彭发表贿选证据’九字，盖以赠议员，人各五千，邵不受，诉之京师地方检察厅，贿选之事至是而昭著。邵又通电各省区军民长官，各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叙述颠末”，这是指曹锟贿选总统而言。邵为南社社友。又：“京语俊爽而轻圆，苏语缠绵而旖旎，皆四方之人所乐闻而乐效之者。京语男女皆宜，出之女吻则尤佳，仙乐嘹亮，缙山之笙鹤也。苏语宜女子操之，花底间关，如闻莺语，若在男子，则粘皮带骨，听者生厌。”又：“光绪己未，从花农兄入吴，谒德清俞曲园(樵)师，呈扇乞书，师口占一律以赐：‘家有良妻，为夫者可专力以治事，世皆知之，若所娶者为看护妇(医院护士)尤善，知家庭侍疾法，则

疾易瘳而事不废，亦内助必要之人也’。”又：“寒儒结习，无资买山，而辄倩画师作图，弥复可笑。丁修甫为予题杨古酝丈绘纯飞馆填词图云：‘三泖词人黄绮侔，为君纸上起神楼。词源悟得华严境，弹指空明七宝修’，盖予之纯飞馆与天苏阁，皆尚在纸上也。”按天苏诗梦图，出于吴待秋手笔。又：“吾杭汪颂阁（诒年），以居处之地，密迩溷厕，谓可揭一联于门曰：‘其门如市，似兰斯馨’，予为改下联曰：‘下流所归’，颂阁大笑。”

徐仲可作《可言》，有一跋语，自述命名之由来，有云：“予非可人，而作《可言》，以字仲可，且自明其为仅有异于昔人之可谈也，积数十年之闻见及读书所得，随笔记录，无复詮次，稿度二篋，客岁家居多暇，发其一理董之，排比先后，略以类从，有立说者，有辨证者，有议论而兼叙述者，有旁究物理，牖陈纤琐者，要以沟通中外，融合新旧为指归，而下流社会之纪载，较之言上流、中流者为多，则以下流社会之事，中流且忽之，高据上流者不及见，见之亦视若无睹也，有心人览之，或将有取于是。甲子上元后三日，杭县徐仲可识于上海寓庐之天苏阁，时年五十有六。”仲可尚拟撰一书，专纪下流社会，名《小言》，未果。

瞿兑之的《人物风俗 制度丛谈》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当年和《一士谈荟》、《一士类稿》同时刊印，徐一士的两种，已付重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却早绝版，没人提到。这书是瞿兑之的得意之作。他早年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和这书虽有近似处，而实不相袭。但他又有《沌庐所闻录》，载《东方杂志》，其中约有四分之一采入“丛谈”，所记以近代为主，更足以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内容如《哥老会》、《清后宫之制》、《广州名园》、《昭仁殿藏书》、《奇嗜》、《孙春阳与戴春林》、《澄心堂纸》、《女道士王韵香》、《长洲彭氏》、《法琅匠》等，有类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但“琐记”大都述而不作，此则有述有作，较胜一筹。

宁调元的《太一丛话》

《太一丛话》，醴陵宁调元著。宁字仙霞，号太一，因反对军阀，被害于武昌抱冰堂。柳亚子为撰《宁烈士太一传》。“丛话”所纪大都为明末遗民之气节及艺文掌故，如黄道周绝粒四十日，小东林吴次尾临死不屈，陈子壮著《云淙集》，陈邦彦不受招降，人比“枇杷晚翠”之陈子龙，几社的夏允彝和徐闇公，弟兄同缢之黄淳耀、黄渊耀，长兴伯吴日生，就义芦墟之杨维斗，自撰墓志之黄九烟，高蹈远引之徐俟斋。其他如文震亨、邝湛若、姜垓、金俊明、屈大均、傅青主、方密之、申涵光等，不下二百人，足补晚明史之不足。且多涉及诗篇，又可作诗话读。“丛话”共五卷，为《太一遗书》之第十种。曾用铅字排印，作非卖品。

胡石予的《画梅赘语》

《画梅赘语》，南社诗人胡蕴著。蕴字介生，号石予，我师事之。师喜画梅花，具高逸之致。画梅三十年，其中颇多雅闻趣事，我忝愚他老人家，记些出来，我随时录存，凡数十则，未刊。涉及人物，如管快翁、高天梅、高吹万、金松岑、胡寄尘、姜可生、袁叔畬、张顽鸥、杨雪庐、张景云、金心兰、吴观岱、孙伯亮、蒋吟秋、陈子清、余天遂、钱名山、俞金门、程仰苏、傅屯艮、柳亚子、钱剑秋、陈迦庵、叶绍钧、顾颉刚等，均一时名流，且笔墨清逸古茂，耐人玩索。

汪旭初的《寄庵随笔》

《寄庵随笔》，这是汪东的著述。汪东原名东宝，和出使日本的汪荣宝为昆仲，后去“宝”字为汪东，字旭初，别署寄庵，江苏吴县人。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但太炎治朴学，他却治词章。曩主《大共和日报》笔政，历任各大学文学教授。抗战时赴渝，胜利东归，撰《寄庵随笔》，连载于《新闻报》的附刊《新园林》，凡年余始毕，和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为附刊的两大力作。“随笔”风华典雅，允称隽品，当时深得读者赞许。内容具掌故史料，如《许寿裳电筒致难》、《马相伯谈谑生风》、《弘一大师之绮语》、《乔大壮悲愤遗书》、《章太炎讲庄子》、《张溥泉称三将军》、《印光座前虎受戒》、《胡朴安努力做人》、《叶楚傖之健忘》、《金松岑有侠气》等，这是谈人物的。又：《红薇老人百花图》、《梅景书屋传韵事》、《管赵风流见丹青》、《吴仲圭墨竹长卷》等，这是谈绘画的。又：《清游香雪海》、《名园深处贮名葩》、《园中之隽》、《明孝陵之梅》、《吴中园林琐记》、《听笛题词忆旧游》、《作曲秦淮画舫中》、《山似英雄水美人》等，这是谈游览胜迹的。又：《梨园忆旧录》、《民报之全盛时代》、《寒鸦点点归杨柳》、《生死肉骨有神医》、《佣书谁复识英雄》、

《绿窗人静绣梅花》、《南明史稿待杀青》、《博具杂谈》、《啖桃爽约》、《清史不足信》、《蜀中名庖多隽味》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我也是爱读该“随笔”者之一，深惜没有汇印成书。在排日刊载时，我剪报存之，奈以事冗多忙，往往遗漏，粘之于册的，祇什之三四，事后欲补无从。若干年前，偶与邻翁韩非木处，发现他也剪存一部分，自首则至六十则止，后半亦付阙如，就把我所遗漏的借钞一过。后又知陆丹林别有剪贴本，复商借补钞，但丹林剪贴时，每则小标题被截去，因失顺序，我便随意加题，且为排列先后，和原稿稍有出入，势所难免。至于手民之误，可改者改之，有怀疑的姑存之，不敢妄事变动，致失其真。我又附录和“随笔”有关的，如野民的《汪衮甫之遗文》、范烟桥的《叔接嫂》、吴双人的《狮林石》、及我的《狮林易主》四文。

《寄庵随笔》，由刘华庭的力助，上海书店付诸印行。这书富有文史性、掌故性、资料性、趣味性，笔墨风华典丽，又饶可读性，的确是本良好的书，能问世是多么可喜啊！可是书出版了，我把刊本和手抄本相对照，却发现漏列了数篇，大大地引为遗憾。大约这书付印，经过若干人之手，况我病腕，字迹草率，又经过重行誊抄，以致沧海遗珠，未免太可惜了，为求完整起见，补录于下，以饷读者。

一、《啖桃爽约》：余六十初度，避客海隅，旬日中，唯一起居余杭章夫人而已。而首知我踪迹者，为

王葆斋，以告叶元龙，元龙即投诗云：“闻道汪伦到，催妻洗酒尊，如何来歇浦，不肯过衡门。故旧于今少，文章得尔存。凭阑聊怅望，风雨又黄昏。”越日为鸡黍之约，同坐者仅沈尹默、王葆斋数君。追怅旧友，首及罗佶子。元龙因写示挽诗三首。其一云：“南海波涛恶，胡为竟远行？有生诟不灭，闻道故无营。少壮多文采，潇湘记姓名。悲东天地窄，鼓角助哀鸣。”其二云：“曾哭曹张逝，于今又哭君。当年二三子，俱作死生分。往事残春梦，浮生薄暮云。南溟迷远望，风雨正纷纷。”其三云：“学问尊黄老，官曹屡接连。斯文遂千古，分手仅三年。迹托吴门里，碑存皖水边。颇闻诸女孝，不独仲谋贤。”佶子，良鉴字。余纪云阳程公，曾及佶子，不数日而遂闻其凶耗。佶子仕宦数十载，囊无余资，所治惟葑门东小桥隙地三十余亩，屋占数分，余皆植花树，收获果实，以资生计。知余喜食桃，约桃熟时恣啖，归期参差，终未暇践诺也。寇至吴门，尽伐其佳种以去。

二、《管赵风流见丹青》：吴湖帆夫人潘静淑，工花卉，精丽妍妙，设色如生，尝与湖帆合作梅花长卷，余为题留春令一阕，有管赵风流见丹青，写一幅能相寄之句，非谀辞也。兼擅词翰，作千秋岁，得“绿遍池塘草”五字，一时传诵，遂与前人“池塘生春草”句争胜。不幸短命，湖帆即用此语，遍征海内画家为写图册，以永哀思。联珠集中，载其《烛影摇红》一首云：“葺屋营花，行云应在孤山畔。靓妆临水最相宜，春近江